

中国第一行走记者
唐荣尧著

对西夏王朝后裔的非正式追寻

王族 的 背影

屏北西題



方向和发现：从甘肃白龙江进入四川岷江流域，穿越世界第五大峡谷——岷江大峡谷，进入四川西部的阿坝地区，对黑水、茂县、汶川、理县等羌族地区的考察，得出西夏后裔最集中的流亡线路图

银川——武都——白龙江——岷江——松潘——北川——茂县——汶川——理县——马尔康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唐荣尧 著

王族的背野

屏北西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族的背影 / 唐荣尧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227-03682-1

I. 王… II. 唐…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西夏
(1038~1227) IV. K24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3038号

王族的背影

责任编辑 杨 过 唐 晴 文 青

封面设计 峻 枫

责任印制 来学军 曲 静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杨瑞雪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100069)

<http://www.rendabook.com.cn>

E-mail:mzfz@263.net

电 话 010-63292534 63057714

传 真 010-63292513 6305698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印 张 21

字 数 250千

印 数 6001册—16000册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682-1/K·432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辞：敬奉大夏

怀揣一把雪水 一群青藏的孩子
从一个陌生春天出走，来到贺兰山下
一首漫长的流浪歌声里，寻找自己的家
黄河岸边，放下鞍马
稻花香里，饮酒品茶
告别了帐篷边的炊烟，走进红墙绿瓦

左眼的羌歌曼舞，右眼的金戈铁马
一地碧绿庄稼，一地洁白雪花
送走的姑娘叫卓玛，留下来的家园叫大夏
沙漠晚唱 戈壁彩霞
南边的战车，惊醒梦中的积石山下
北方的壁画，抵挡不了额济纳的风沙
党项男儿，穿过一地酒歌
纵横在儿女遍地的大夏

大夏，梦中的大夏，我们的 mi nia
大夏，遥远的大夏，党项人永远的神话

序

史金波

一个满面灰尘、风尘仆仆的年轻人，或在黄土高坡的昏暗窑洞，或在澜沧江畔的泥泞山寨，或在青藏高原静谧的寺院，或在繁华喧闹的车站，他一路寻觅，行色匆匆，他以纯洁的心灵，以执著的精神，探寻着一个消亡的王国和民族——西夏的足迹，这就是本书的作者唐荣尧先生。

荣尧是一名优秀的职业记者，他考察西夏的历史遗痕，并非份内的工作任务，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是自己出资、自己出力的“自由行动”。他为西夏王朝主体民族的大迁徙而着迷，为西夏的迅速崛起而着迷，为西夏悲壮的覆亡而着迷，总之，为神秘的西夏着迷。他以历史学家以外的眼光审视着这个大起大落的谜团。他不仅从书本去翻阅、用头脑去思索答案，更决心大踏步走进西夏故地，用心灵触摸西夏，用脚步丈量西夏。他走过西夏故地以及相关地区，足迹遍及数十个省区，行程超过10万千米，并被多个新闻媒体称誉为“中国第一行走记者”。他所行经地区的交通皆非顺畅的坦途，食宿也非可口习惯。他早迎朝霞，晚送落日，留下一地背影——《王族的背影》。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早就成了做学问，特别是治史者的信条。对此，我也有深切的体会。我在从事民族史（主要是西夏史）学习、研究45年的生涯中，也试图以前贤为榜样，除读书外，尽力作实地考察，吃过四川凉山彝族的洋芋，喝过西藏农牧民的酥油茶，访问过陕北西夏先祖出生的李继迁寨，踏查过因出土大批西夏文献而震惊学坛的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寻找过西

夏灭亡600多年后在安徽的子孙们。40多年前的衣食住行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当年我们从成都到凉山喜德县，整整坐了三天大货运汽车，爬山越岭，把人颠得不知东南西北，晕车厉害的人不止一次休克过去。从县里到区上、从区上到乡间则无公路可走，全是山间羊肠小道，要背着行李爬山、越涧徒步走两天。在彝族的高山村寨里，冬天下雪，晚上无任何取暖条件，在那里我们吃了半年土豆，天天土豆，顿顿土豆。其实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我们的彝族同胞，世代都这样生活着。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实地考察尽管需要吃苦，但不可不为，苦中有乐，乐在其中。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从事西夏研究的不少专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想荣尧也会有这样的感触。其实我们尊崇的古代史学家早已身体力行。大家熟知的史学家祖师爷司马迁就是楷模。他20岁开始自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河南、河北、山东，他甚至还西行到过甘肃，后来又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除西南巴蜀地区外，其余地区都是他自行游历，全是为了考访古迹，以备书史。两千多年前的出行条件更是可想而知，子长先生虽可能有车马代步，但道路崎岖、山水阻隔，一路鞍马劳顿，肯定是艰苦备尝了。

不是科班史学家的唐荣尧先生实践着做学问的原则，不怕读书苦、不畏行路难。虽然有现代化的交通条件，但要考察具体历史记忆的底层，只凭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脚踏实地的两条腿，才能带着你走向历史的真实。荣尧不辞辛苦、不远万里、不计报酬，多次到十几个省区考察西夏遗迹及相关文化遗存，其执著的精神实堪钦佩，这种精神值得新闻工作者学习，也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做到的。荣尧由读书、行路增长了史学知识，思考着史学的问题，他艰难地攀爬着史学的岩峰。在当前学风浮躁的氛围下，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提倡。

我和荣尧认识有年，很赞赏他的求知精神。我曾和他多次交换意见，和他谈传统史学中史料的搜集、审视和利用，史实考证的方法、步骤和认定的条件。基于我对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执拗，我甚至希望在他的著作中，注明资料的来源，在调查时慎重取舍，慎重结论，避免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但是我想，那样唐荣尧可能就不是唐荣尧了。荣尧是记者，是新

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有不可否认的共同点，新闻的第一要素是真实，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再现真实的历史。然而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工作风格。历史研究要求资料翔实，考证精审，结论可信，可以十年磨剑。新闻则讲究时效，要有新闻点，要令人耳目一新。史学给人以冷峻、超脱的感觉，新闻则让人体味着感情、色彩。荣尧的书通篇是在讲史，但我能嗅到浓烈的新闻与文学气息。我想我不能用史学的眼光去审视荣尧的这本著作。他是从另外的角度、以另外的方法来解读西夏。他切入的角度也许给探寻西夏带来新的思路。我想，一些人对本书中的一些另类的观察角度和观点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

本书以大量的篇幅考察西夏的后裔。西夏后裔的寻找和研究，不光为治西夏史者特别关注，也是很多爱好、关心西夏历史文化的人的兴趣所在。一个覆亡的国家，一个消失的民族，经过七八百年的历史研磨，它们还存在吗？他们在哪里？寻找西夏后裔的目的仍然是追求历史的真实。1981年我与吴峰云先生根据史书记载的有限线索，到安徽寻找西夏后裔元代余阙的后代，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繁衍至今的西夏后裔，并且找到了两部可互为佐证的家谱，这是第一次找到有具体文献记载、有确切根据的西夏后裔，我们第一次了解到，西夏党项族有传承至今的后裔存在。此外，我还调查过甘肃、河北、河南的西夏后裔的资料。其他专家在河南等地的西夏后裔调查中也有重要收获。荣尧钟情西夏后裔，长途跋涉，访遗寻史，溯本探源，难能可贵。

关于西夏后裔，我在刚刚出版的《西夏社会》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我认为在蒙古时期，西夏人面对蒙古铁骑，在初期确实遭到重创，那是在战争时期。即便是在那时，也有相当多的西夏人，包括西夏的皇族在内，归附蒙古，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用。西夏人是蒙古统治者的基本依靠力量之一，一些党项上层或在蒙古军中为将帅，或直接率领党项人组成的军队（当时称唐兀军），在灭金、亡宋的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当局势稳定之后，党项人作为地位很高的色目人，其上层更是元朝统治的中坚力量之一。元世祖忽必烈十分倚重党项人，还特别下旨开雕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以满

足原西夏地区居民的需要。当时不仅西夏故地河西一带有大量西夏后裔居住，还任命了党项族上层人物进行管理。跟随蒙古军到达内地的党项族军民，分别在各地安顿下来，他们的民族地位比汉人、南人要高。忽必烈对西夏上层信任有加，当时有一大批党项族上层，包括原西夏皇族后裔在内都身居要职。拱卫首都大都（今北京）的卫戍部队就有一支党项部队。至今北京居庸关云台城门洞内还保留着大面积的六种文字石刻，其中一种就是西夏文，这昭示着当时党项人的民族地位和民族文化的地位。直到元末，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军将要掀翻元朝大厦时，一批党项族将领成了岌岌可危的元朝的坚定保卫者，余阙镇压义军，成了元朝的殉葬人。没有文献记载元朝的皇帝四处追杀西夏后裔。即便看来与西夏没有任何关系的河北省保定地区，在经历了明代对少数民族实行严酷同化政策的情况下，依然有西夏后裔延续生存，并有较集中的居住区，有人居官，还使用西夏文字镌刻经幢。由此我们感受到西夏后裔在西夏灭亡后，在新的环境中对政治、经济、文化发挥的特殊作用，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与其他民族接触、交往的族际情缘。他们顽强地延续着民族的生命，然而他们未能拗过历史熔炉的再铸，最后终于融合于民族大家庭，他们悄悄地、自然地汇合于汉族、蒙古族、藏族，乃至回族当中，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和契丹族、女真族一样无可挽回地消失了。从另一个意义上看，或许他们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们的血液和仍然流淌在很多民族的血管中。中华民族中似乎仍然有党项族的影子。

荣尧这部另类考察西夏的著作也许会给不断升温的西夏学研究带来新的热度，给读者带来富有诗意的遐想。

2007年12月7日

（作者为中国当代著名西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世上已无党项人(自序)

“中国最神秘的王朝后裔——西夏人到哪里去了？”恐怕是站在这本书前不知要不要购买、阅读它的读者首先考虑的问题。打开这本书，在阅读的进程中，读者可能会问：“我们凭什么要知道西夏人？作者为什么要寻找这些消失在历史深处的神秘人族？他的寻找有意义吗？他的路线正确么？他所拿出来的事实能够告诉读者答案吗？”

在中国，如果你有幸曾经接触过西夏的脉动，并为之震颤的话，那么，西夏会跟着你，因为它不是中国历史中一席流动的盛宴，也不是一道僵滞的风景，它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尽管，正史的视野里一直没有它的席位。但西夏是值得每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关注的，它不会让真正的走近者失望的。

2006年4月6日《南方周末》的B9版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字很有趣：《“不了解历史，也是一种罪”》。文章说的是日本的一个叫近藤昭二的记者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细菌战的历史真相进行了持续30年的追问，追问的结果是：对历史的淡忘，就是在犯罪。

在中国历史中，以独特力量砌入其中190多年政权时光的西夏王朝，国人对它的了解，因为许多因素，导致了在一种未知状态下进行，即便是对它了解一些的专家，也是以一种垄断性质或者在霸权心态下的小圈子内传播、欣赏，甚至由于学术观点相左、个人目的不同而进行互相攻击。真正由大众知晓的历史，往往并没抵达民众的视野或内心，这种遗漏造成的后果，并不

在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冷读甚或不了解，或对其中细节的咀嚼、品味造成误读，重要的是如同科学家王选所说：“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这种情形下，我坚持认为，不了解西夏实在是一种过错。

从源头迁徙到缔造帝国，从帝国的大厦倾坍到残余势力的逃亡，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族的“身前成长史”，当时的中国，没有哪个民族的流程比这个民族漫长，这种漫长不仅体现在路途的遥远与悠长，更体现在一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的挣扎与抗争。1227年，西夏王朝戛然消失了，接着是长达几百年的哑声，昔日刻印在中原王朝及当时的吐蕃、契丹、女真、回鹘等异族政权记忆里的辉煌完全被尘封在历史深处，那些残留在各地的佛塔、古城、驿站、寺院的废墟在落日冷风里轻轻嗟叹，即便有身边出土的文物在考古学家们的一篇篇专业文章里为这些废墟做着诠释，证明着他们作为“见证者”的合法身份，但也往往导引着他们在学术圈里做着纸上的爬行。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性历史瞳孔里，战败者的真实声音被战胜者的肆意忽略与人为蔑视而挤压在历史的箱底。西夏灭亡之后，元代在修订史书时没有给西夏提供书写的一席之地，导致了西夏王朝在中国历史的长册里成了一个缺席者。见证中国历史的《二十四史》中，唯独没有西夏历史，这也添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与走进者探询、研究时的难度。西夏文字“天书”角色的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了西夏自身隐往历史深处的加速度，也为它至今乃至今后要消亡埋下了可怕的种子。

站在一个平和、冷静的心态下审视这个王朝的衰落，与后来的蒙元政权采取的极端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但其在文化建设上的偏视，也是导致这个王朝文化生命力短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政者总是力图建立一种“高层”或“高尚”的文化，一直忘却了去培养一种来自底层的但生命力强大的民间文化土壤，一种民族自身防御命运和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能安身立命的草根文化——古代摩西和近代彼得大帝曾经建立的文化。由于缺乏这种对一个民族或政权的稳固性与长久性有着重要作用的文化，11世纪的西夏文化里显然在缺少了一个广众土壤的同时，也稀缺了些高贵与儒雅。这种稀缺也成了我在

它消亡几百年后，走进它时采取的田野方式。

越是神秘的越容易勾起走近者与走进者的兴趣：当初几百万人口的国度里，一个个活生生的群体，怎能够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个政权可以被消灭，但构成一个王朝的主体民族怎能够被灭绝？西夏后裔在哪里？这是多少年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一直寻找和关注的话题。

在市场经济时代，我的上路很容易被人看成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荒唐与无聊的事情，在我的心中，这种追找却是一项严肃而认真的事情。找到的答案之中，可能还有疑点和问号，还需要再去思考新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我想到了一个人：近滕昭二——最早研究并公布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的新闻工作者，即便从他供职的朝日电视台退休了，但他对细菌战的追寻并没有“退休”。2006年3月23日，他再次到山东寻找日军1644细菌部队霍乱实验的幸存者，他认为“永远地追寻真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一个记者的天命”。我很欣赏他的观点：“如果一个事情完全处于未知状态，就是完全的自由，没有边界，一切都要看记者怎么动作。”10多年来，我以一个记者与行者的身份，将探寻的眼光、思考的重点、走读的脚步撒在了西夏这个神秘的王朝，抑或党项这个古老的民族当初涉猎到的角角落落，力图为这段历史的缺席与引退寻找足够的理由、借口。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做的不是一个民族迁移史或一个王朝主体民族后裔的去向跟踪，更是他们心灵史的另一方式的解读。

神秘的西夏王朝给历史留下了很多秘密，随着西夏文字的逐渐破译，西夏散落在各地文献的逐步收集整理等问题的解决，西夏留给历史最大的神秘成了西夏后裔的最集中散落地。这是国内第一次以走读方式对西夏后裔进行追寻的书，我的行程涉及甘肃、宁夏、福建、浙江、内蒙古、新疆、四川、青海、西藏、河北、河南、北京、辽宁、安徽、陕西、广西、山西、云南18个省、区、市甚至尼泊尔、蒙古等国外地区。为了追究西夏后裔中的来阿八赤曾经在征服交趾（今天的越南）时的足迹，我于2003年秋天曾经抵达广西的北海，看着一海的水渺，只能想象忽必烈亲自召见，并把自己的衣服当场解下来赐予这位西夏后裔来阿八赤。来阿八赤统兵到今天的河内，后来身中

三支毒箭而亡，这是正史里记载西夏后裔出没的最南端了。从广西到辽宁，从浙江到新疆、西藏，我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极力揭示神秘的西夏王朝的后裔去向途中的大量秘密。经过几年的田野采访，我征集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途中又经历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困难。大难不言苦，作为一个非专业研究人员，这些所为皆系爱好而已，无关乎任何功利性。

本书以银川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做辐射状，对西夏后裔逃亡或隐遁的线路进行追寻，对途经省份有关西夏的一些重点地方，从经济、文化、地理、旅游、人文历史等方面进行描述。萨义德的《流放随想》引用了12世纪僧侣作家雨果的话：“以为家乡甜美的人是初出茅庐的小子，还很稚嫩；以四海为家的人已经壮大；而将整个世界看成是异国他乡的人才是完人。稚嫩的心灵将自己的爱固着在大千世界上的一个点上，已壮大起来的人将自己的爱推及四海。”追寻整个西夏，使我的足迹在中国西部和中国北部的大地上留下了“自己逐步壮大”的痕迹。

这是一本单纯追寻对西夏后裔的去向的书，书里书外的一切是在勇气与爱好的支配下完成的。是集记者、考证者、行者“三者”身份完成的，也是经过大量徒步走访而完成的。这注定它是一本孤独的书。走进途中，才发现，仅有勇气是不够的，需要的很多，其中有读者和方家的批评，其中有对俗世中很多影响我内心洁净的东西的排斥与防御，有对那些不懂历史但动辄拿历史说事以满足个人私利与浮名者的鄙夷。

我继续在路上，我开始聆听。

目
录

Contents

- ▲序 史金波/1
- ▲世上已无党项人（自序） /3
- ▲第一章 黄土高原，党项人的中转站 /1
- 第一节 无定河边，党项人消失的背影 /4
- 第二节 古庙会：无定河边的西夏“化石” /9
- 第三节 统万城，黄沙深处的“泰坦尼克” /13
- 第四节 米脂，党项崛起的最初根据地 /18
- 第五节 李自成和丁玲，西夏党项贵族后裔？ /23
- 第六节 铁打的葭州，西夏的东界 /29
- ▲第二章 长调吹远的草原悲音 /35
- 第一节 腾格里，长号和驼队的食粮 /38
- 第二节 曼德拉山麓，沙漠秘境之舟 /40
- 第三节 藏在毛乌素沙漠里的唐古特人 /45
- 第四节 阿尔寨，草原上的西夏印记 /50
- 第五节 黑水城，西夏学的催生地 /54
- ▲第三章 北亚草原上的石像之谜 /63
- 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 /65
- 第二节 天山之北，草丛里的西夏北逃线路 /71
- 第三节 阿尔泰山下，金字塔式陵墓之谜 /73
- 第四节 额尔齐斯河畔，发出音乐的石像 /76



▲第四章	藏羌高地，大地阶梯上的神秘逃亡	/83
第一节	从黄河到岷江，匆促地逃离	/85
第二节	茂县，进入川西的第一驿站	/88
第三节	杂谷脑河边，历史的两个书写途径	/94
▲第五章	川西高地上的西夏谜踪	/105
第一节	丹巴“美人谷”，西夏后裔的造物？	/107
第二节	扎坝，神秘的走婚大峡谷	/112
第三节	木雅：西夏人南逃的集结地？	/117
第四节	九龙，木雅与“西吴甲布尔”探秘	/123
第五节	318线南北，川藏线上的追寻与迷失	/133
第六节	德格，绛红色里的流徙	/136
▲第六章	祁连雪色，八百里的西夏背影	/141
第一节	凉州，西夏的“天府之地”	/143
第二节	甘州，佛影无边	/150
第三节	肃南草原，西夏河西农业之脉	/155
第四节	敦煌，西夏艺术的另一个收容者	/158
第五节	天祝，匆匆而过的西夏马蹄声	/164
▲第七章	青海，移动的佛音	/167
第一节	大通河边，西夏“皇家族谱”的真伪	/169
第二节	“夏都”，谁催成高原之城	/171
第三节	隆务河，西夏疆域的西南倒影	/173
第四节	玉树，西夏宗教版图的“新大陆”	/179
第五节	德希热巴的西夏传教之旅	/185
▲第八章	天上的西藏	/195
第一节	西藏大地，替宁夏寻找西夏	/197
第二节	昂仁，藏戏之乡的西夏渊源	/205

第三节	萨迦寺，中国的“第二敦煌”	/211
第四节	穿越“地狱之门”，到“云朵上的米尼琪雅”	/215
第五节	夏尔巴，生活在最高海拔的族群	/224
第六节	伊吐鲁，解秘的佛音	/232
▲第九章	内地的追寻	/237
第一节	小河谷里的“隐居者”	/239
第二节	600年藏书，漂浮是伪历史？	/242
第三节	居庸关，让西夏“突醒”的文字	/245
第四节	保定经幢，西夏文字出现的东极	/249
第五节	杨琏真迦，飞来峰上的西夏高僧	/251
▲第十章	浓雾背后的重庆钓鱼城	/267
第一节	三江汇流处，世界军事史的拐点	/269
第二节	六盘山下的论争，萨迦派与噶举派的西夏之缘	/271
第三节	从西北到西南，西夏人参加的“蒙古联军”	/274
第四节	钓鱼城，和银川城不一样的战争结局	/276
第五节	缙云山，一段西夏古乐的传奇	/279
▲第十一章	山的那边，云的这边	/289
第一节	丽江，纳西之谜	/291
第二节	金沙江边，一条谜一样的路线	/297
第三节	泸沽湖畔，神秘的摩梭人	/300
第四节	夜晚的泸沽湖，你的性别是什么	/308
第五节	八月，滇西北的游历与怀想	/313
▲后 记		
	诞生：一份没有秋天的年季里的感恩	/317

第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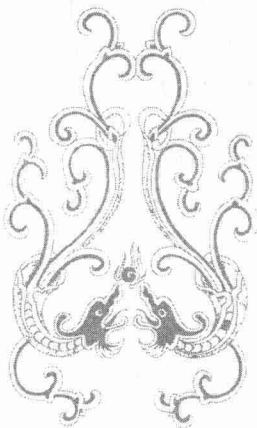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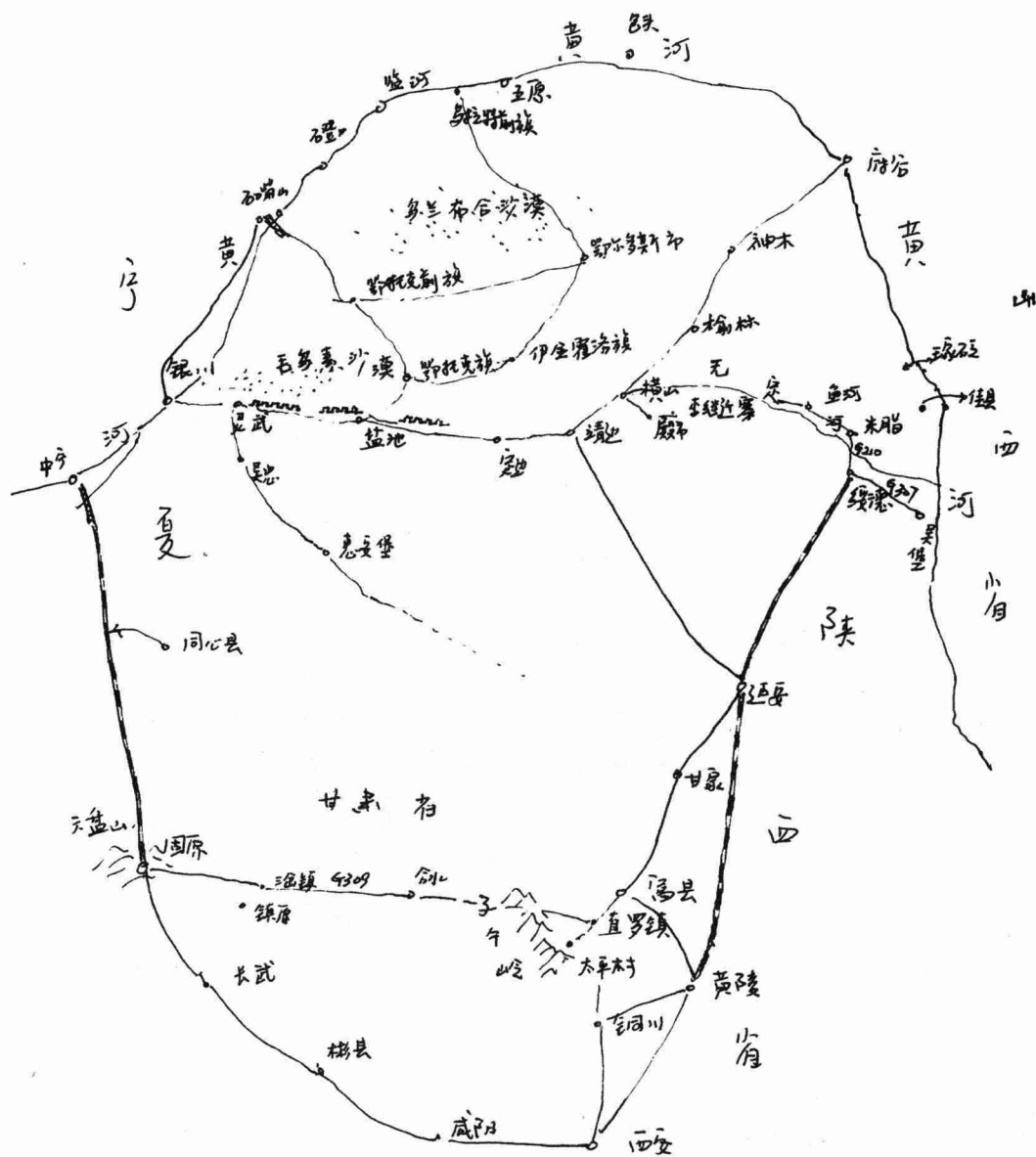
黄土高原，党项人的中转站

方向和发现：

从银川出发，向东深入到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交界处的陕北一代，沿着陕北最大的河流——无定河的流向，探究匈奴人建立的唯一的草原古城统万城和西夏的关系；提出李自成和丁玲、余太君是党项人的观点；第一次探究出西夏疆域的最东端。

银川——定边——靖边——
横山——延安——榆林——
米脂——佳县——富县……





黄土高原考察路径图